

75
1945-2020

巴中学习生活回忆(下)

北京 55年届 梁碧华

习生老师，等等，他们的书法功底也很厚实，并且各有自己的风格。记忆中，在我们一些同学中，钟士民老师的书法颇受推崇，‘钟体’成了他们练好字的样板。

那时我们当中，也不乏书法写得很优秀的同学，当是那种环境熏陶和影响的结果吧。至今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每当丘润民老师走上课堂时，一面听他讲生物课，一面看他在黑板上挥洒自如，笔走龙蛇……欣赏他刚柔相配的优美的字体，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读书中的一个乐趣吧。

说到地理课，徐先佑老师一手拿着大地图，一手夹着小文件包，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的身影，至今难以忘怀。徐老师教学严格，尤其是对地图的执着和认真，那时在我们同学中是‘家喻户晓’的。他要求学生对所讲的地名（尤其国别和首都）、山川湖泊、海湾海峡等等，必须很快能够指出在地图上准确的位置，所以，他上课时常常要叫同学走到挂在黑板上的大地图前，由他出题，由学生指点地图。如果遇到同学乱点鸳鸯谱，把该指向欧洲的地方，指到了非洲，就会引起哄堂大笑。这样也好，



经此一笑，加深了印象。在徐老师的严教下，我们不但打下了比较好的地理知识基础，而且养成了爱看地图，爱查地图的习惯。手中有地图，天地小了，视野大了，加上后来为了解国内外时事，看看报，查查地图，其中的乐趣，体会尤深。

那时巴中的历史课，初中学中国史和世界史，到了高中又重新学一遍，只是内容更深一些了。几千年的历史，要分别在一年内上完，只能是提纲挈领地学。不过，这样学下来，我们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梗概，总算有了一些了解。那时没有专门讲授侨居国印尼的历史，有的同学对此有兴趣，就课余阅读吴世璜老师编写的《印尼史话》。

记得在高中上中国史时，钟士民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著名学

者胡绳写的一本历史书，书中附有‘中国历代纪元表’。他要我们熟记表中罗列的年代，以便对中国历史各个朝代有比较清楚的时间概念；他还一再强调将发生在公元初年的王莽篡汉作为各朝代时间划分上的标志，这点至今仍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初中上的世界历史课，当然少不了要学古希腊、古埃及

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罗马帝国的历史等等，但至今仍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学了这段历史，让我们知道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多才多艺的达·芬奇，作品巧夺天工的米开朗琪罗……而且，触类旁通，像莎士比亚及其他西方文学巨匠的作品，我们是从那时起，开始陆陆续续有所接触。由学习世界史延伸到初步涉猎西方文学名著，在当时来说，我们学习视野上得到了开扩，也是一件乐事啊！

那时初三教我们世界历史课的是梁英明老师，他讲课条理性强，也很生动，经常还附带讲些各种‘花絮’，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记得他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大意）：阳历

的上半年逢单月为月大（31天），但到了下半年，七、八两月连续为月大，然后逢双月为月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纪元初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名字叫奥古斯都（Augustus），与拉丁文的‘八月’同一个字。那么，与至高无上的皇上‘同名’的月份，怎么可以是月小呢？于是他下一道命令，把八月改成月大。于是乎便有上面讲的‘故事’了。

当要结束这篇回忆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自己在那里读过书的母校--巴中；六年学习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们好象又年轻了。是的，巴中已经不存在了。但在我的感觉上，她依然屹立在那椰风蕉雨的土地上，因为那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地方；那是满天桃李处处凝聚着巴中情结的发源地。古语有云：‘十年寒窗苦’，然而，我们在巴中读书时，总的来说，没有寒窗苦，只有读书乐：有的是在知识海洋里展臂畅游的欢乐；有的是在母校哺育下知识上成长向上的欢乐，而这篇回忆恐怕也只能从几个侧面道出其中的欢乐而已。

2003年8月
北京 55年届 梁碧华

